

(日) 五味康祐 著

女 刑 警

群 众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家云

女 刑 警

〔日〕五味康祐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插页2 338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0648—0/I·198 定价：6.50元

印数：00,001—30,000册

内 容 提 要

日本警视厅获悉，一个名叫庄田隆夫的人与几桩杀人案、并与一个迪·比亚斯·辛迪加的组织有关，为了查明这些案件，警视总监畑野直亘启用了刑警永田大三的妹妹关根悠乃。关根悠乃是一个秘密的女刑警，除了总监本人和她的哥哥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她是一名国际刑警。

关根悠乃是永田大三的亲妹妹，而关根悠乃是被大财阀关根收养的独女，因此，她曾到国外去就学，会几种外语。

在对庄田隆夫和迪·比亚斯·辛迪加调查过程中，从国际刑警总部派来的国际刑警阿德罗夫处得悉：迪·比亚斯·辛迪加运进日本一种叫“毒疮”的毒器。关根悠乃迭经风险，与庄田隆夫及迪·比亚斯·辛迪加进行了反复较量，终于从庄田隆夫手中救回了被庄田隆夫绑架的垣内博大，从而破坏了迪·比亚斯·辛迪加获取浓缩铀资料的计划。

随后，关根悠乃被国际刑警总部调到国外去进行另一桩艰险的任务，因而展开了更加惊心动魄的搏斗。

目 录

第一章	胸围·86	1
第二章	麻将杀人事件	38
第三章	毒 疮	76
第四章	唱针·一克	123
第五章	少 女	151
第六章	小红点	210
第七章	单身旅行者	251
第八章	东方来客	304
第九章	戒 律	355
第十章	劳泰尔俱乐部	397
第十一章	没有写完的笔记	429
第十二章	溶 解	468

第一章 胸围·86



1

“什么样的家伙？”

“什么样的……你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和你……睡过觉吗？”

“你真讨厌。”

“为什么？”

敬二握着方向盘，瞟了钉子一眼。

“你想啊，我约你，你说什么不凑巧。后来你又忽然打来电话，让我和你一起去羽田机场接人——也就是说，那个家伙今天回日本你是早已知道了的。这也正是你拒绝和我幽会的原因所在。可是，或许你的车出了故障或由于别的原因，你才把我叫来……说真的，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

“我说得不对吗？”

“我没否认啊。”

“你这家伙。”

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空旷异常。公路左侧的混浊的东京湾里停泊着几艘远洋货轮。

天空中，灰濛濛一片。

“你这什么否认不否认，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个清楚。”

“说什么？”

停泊着

“那个家伙的事——你什么时候认识的？”

“……一年前。”

“在哪儿？”

“九州。”

“九州？”

“宫崎的‘海枣旅馆’。”

“你的话真让人受不了……旅馆的难以忘怀之夜？”

“不是……我那时还是个学生嘛。”

“风马牛不相及吧？”

“那倒是……哈，哈，哈。”

汀子一笑露出了洁白整齐的牙齿。她那艳丽的服饰、挺直可爱的鼻子——如果不戴太阳镜，一定是个大美人。

“吃口香糖吗？”

汀子拿出一块放入自己的嘴里，同时递给敬二一块：

“这东西有奇效……他说的。”

“那么说这东西是那家伙送给你的啰？”

敬二伸过头，用舌尖接住口香糖。

“那时我正在勤工俭学。”

“难以置信，旭工业①经理的女儿勤工俭学？”

“真的。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曾自发地组织了一个乐队去了一趟宫崎的海滨……对了，纪子也去了。因为电视里常说宫崎的海滨景致如画，是度假旅行的最佳去处……我们玩得痛快极了。也就在那时我认识了他。”

“旅游费用和房租都是他给付的啰？”

① 日本一企业名

“不是！我们不是可以在旅馆的餐厅或剧场演出吗？”

“他也是去度假的，”

“嗯。”

“干什么的？”

“……”

“那家伙的工作？”

“不知道。”

“什么？你特地去接他，竟不知道他的职业？”

“哈、哈、哈。”

“他从哪儿回来？”

“伦敦……好象也去了莫斯科。”

“那你还不知道他的工作？”

“……不行吗？”

“哼。”

敬二吐了一下舌头，一踩油门。他们所坐的白色野马车如离弦之箭转眼间超过了三辆汽车。

野野宫瞟了从旁边飞驰而过的白色野马车一眼：“这么开要出事的……是吗，老总？”

坐在助手席上的是一个深戴着早已过时了的黑呢子礼帽的男人。他那高高的鼻梁，紧闭的双唇、白净的略带忧郁的脸色根本无法使人联想到他竟是警视厅的一名刑警。

野野宫开车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他喜欢抓着方向盘的上沿，身子往前倾。他熟练地驾驶着他们的西特利克^①，用

① 一种车的名称。

野野宫的话说这是一辆“最具男子汉气质”的方形旧车。

“我说老总，这可是你的事儿，你何必这么金口难开呢？……那家伙犯了什么罪？”

“——”

“真没办法……你要知道我也有我的事儿，我不辞辛苦那么大老远跟你跑到羽田这个鬼地方来总不至于希望你一句话也不说吧？”

“——”

“哪怕只说说你的猜测也行呀。”

“我当然要说的。有一个嫌疑犯今天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日本。当然是日本人。我们今天并不想逮捕他，只是跟踪而已。”

“男的？女的？”

“非常遗憾，男的。”

“老总”破天荒地笑了。

“有何嫌疑？”

“……”

“你看又来了。我说你就别摆臭架子了。莫非你想惹我把这件事捅出去不成？”

“走私案件。司空见惯了的。——不过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走私案件与执世界钻石牛耳的‘迪·比亚斯·辛迪加’有牵连。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掌握钻石的研磨技术，所以国内钻石界一片恐慌……前段日子我们在调查一件案子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与‘迪·比亚斯·辛迪加’有瓜葛的日本人。这家伙还与一起杀人事件有关。”

“什么杀人事件？”

“……”

“别拿腔拿调的了，快说呀。”

“乱交舞会杀人事件。”

“？”

“喂，看着点，危险！”

2

果然危险。

前面的大型卡车忽然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

野野宫几乎是条件反射似地慌忙一踩制动闸。老天保佑，总算没撞上。

“噢——”

野野宫长出了一口气：

“太悬了，太悬了。”

前面的大卡车又开动了，可不一会儿又停了下来。

“干什么”

看来野野宫是个急性子，他好象等得不耐烦似地把头伸出车窗向前方望去。他们的车被堵在笔直的、视野极好的、适于高速行驶的路段上。

横跨于左侧海面的高架道路上，红色单轨列车正在缓缓地行驶着。

堵在前面的车辆如蜗牛一样地爬行着。

“我们必须什么时候到达羽田？”

“三点以前。”

“来得及吗？”

野野宫点上一支烟，耐心地驾着车。一会儿之后，阻塞消除了，车又正常行驶了起来。

“如果是在乱交舞会上死的，尸体一定是一丝不挂的啰？”

“那当然。”

“男的？女的？”

“女的，而且相当年轻、漂亮。”

“真可惜……”

“那还用说……跳楼自杀。”

“嗯？”

“从窗口跳下去的。”

“喂，你刚才不是说是‘杀人事件’吗？如果从窗口跳下去……”

“是的，是自杀。不过有人证明是他杀。”

“男的。”

“死者生前的一个女友……她也去了乱交舞会。她极力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杀人事件。”

“证据呢？”

“还没有。”

野野宫惊讶地扭过头：

“事件发生于什么时候？”

“……”

“你看你又不吭声了……这不是成心捉弄人吗？”

野野宫说着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前方。

“啊？”

野野宫发疯似地尖叫起来，

“看哪，出事了！……刚才的野马车。”

刚才的堵车原来是因为出了交通事故。

惨不忍睹的一幕。

白色的野马车，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发动机罩也拱了起来。右边的车门敞开着，露出一具女人的尸体，头朝下，两只手象高呼“万岁”似地举过头顶，双眼呆呆地张开着，太阳镜摔在车旁的路上。可是现场并没有留下很多血迹。黑色的手提包甩落在座位的旁边。女人身着超短裙和长统靴。

驾车的年轻男人抱着方向盘耷拉着脑袋也已断了气。

公路护栏上非常清晰地留下了一道长达二十米的与车身相摩擦的痕迹。后来得知，这起车祸并非源于前后车辆的拥挤。但是在这么视野开阔、笔直如线的公路上怎么会发生如此惨祸？

“是喝多了违章驾驶吧？真奇怪，踉踉跄跄的。”

一个驾驶高级小轿车的目击者说。

“是在车里风流吧？”

也有人这么起哄。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永田刑警忽然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这个仰面朝天死于非命的年轻女人不就是极力证明乱交舞会的惨案并非自杀而是他杀的那位吗？

——刹那间，永田刑警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但是他没有对野野宫说。

“刚才我不是说过吗，这么开车要出事的，……怎么样，老总？”

野野宫欠起身伸长脖子一边观看着现场一边说。由于车祸刚发生不久，救护车和警车还没来得及赶到。幸亏这儿是双行车道，还没有影响交通。有好几辆车经过时都放慢了车速，可谁都没有下车。

并不是因为人情淡漠，而是因为这惨状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我们下车看看吧。”

“算了。”

永田的语气显得很沉重。

“这事与我无关……再说我们下车有什么用？”

野野宫只好踩动离合器，透过后视镜再一次看了悲惨的现场一眼。

过了一会儿，野野宫说：

“你那么不想在这儿逗留，是挂念着羽田机场吧……那个罪犯是什么大人物？有这么重要吗？”

3

大约一小时之后。

“——就是那个男的，跟上他。”

永田指着羽田国际机场前坐上出租车的男人说。

男人身材修长，穿着笔挺的套装，系着领带，腋下夹着防尘短大衣。一只手提着一只旅行箱。从其服装外表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刚从海外归来的旅游者。

三十岁左右。

虽然略显素气，但却穿着非常体面合身的衣裤。冷眼一看，俨然一个美男子。

“喂……”

野野宫把住方向盘的上沿，往前探着上身：

“仅仅是跟踪吗？”

“对。千万小心，别让他发现。”

永田摘下礼帽，扔到后面的座位上。

一出地下道，“西特利克”紧紧地跟了上去。

出租车是一辆绿色的“练马”牌小车。

这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进入市中心，一般都走高速公路。可是绿色“练马”却驶向了第一京滨线，然后又向右一拐，向品川方向疾驰而去。

“难道他发现我们了？……”

在极为拥挤的第一京滨线上，想成功地跟踪一辆出租车，谈何容易。

“如果跟丢了可不是我的责任……是吗，老总？”

野野宫省略的下文是“谁让我们坐的是一辆旧车呢？”

永田正在低头沉思，一听此言，急忙转过留着帽沿印的聪慧的头：

“不，追！无论如何也得跟上。”

五十分钟以后——

“西特利克”终于没被“练马”甩掉。

出租车从饭仓又拐向了六本木。显而易见，该走高速公路了。办完入境手续走出机场大门时，或许那个家伙就已察觉到有便衣跟踪了吧？

在离六本木不远处的一幢非常不起眼的五层楼前，男人走下了出租车，然后若无其事般地迈着方步走进楼去。

“你在这儿等着。”

虽然此处禁止停车，但永田还是让野野宫把车停下，然后急匆匆地朝正在等着绿灯的出租车跑去。

司机正要换上“空车”的牌子。

司机还以为来了乘客，赶忙打开后面的自动门。永田一猫腰上了车。

“我想打听件事儿。”

看着永田手中的警徽，司机吃惊地睁大双眼。看来他是一个非常正直老实的中年司机。

“从羽田上车刚才下车的那个男人向你说起什么了吗？比如后面有车跟踪什么的。”

“跟踪？”

司机露出一副茫然的神情。

“不，没有……”司机摇摇头，“真的？”

“？”

“嗯——刚出羽田机场时，我本想走高速公路，可他说不行，因为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他又给了我一些钱，所以……”

“他说什么地段出了车祸？”

“下行线。我说反正我们走的是上行线没关系，可他还是……”

“……”

永田好象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似地飞快地下了出租车。

刚从伦敦回来的他居然知道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这足以证明事故是有预谋的。要不然还在飞机上的他如何知道下行线上出了车祸？

为什么白色“野马”会突然撞到护栏上？

对于永田来说，现在最至关重要是继续监视走进大楼的男人。永田以最快速度冲向“梧桐花店”前的红色电话机。

叽——、叽——、叽——

永田心急如焚地拨着电话。对面终于传来了说话声。

永田简明扼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是的，你马上就去。虽然车祸已发生了四个多小时，但估计现场检查还没有完毕，务必查清那个驾车男人的身份。至于那个女的，我知道。是旭工业的那个经理的女儿……什么？你正在睡觉？你真混！你有公务……”

永田放下电话一溜小跑回到野野宫那里。野野宫正悠然自得地抽着烟。

“好象还没出来，老总。”

又过了二十分钟，他们才忽然意识到男人肯定是从大楼的后门溜走了。

正当这时，从目黑的地下停车场里忽然驶出了一辆橙黄色赛车。赛车径直驶向了高速公路。

驾车的是一个女人。白色安全帽下一副黑色的太阳镜。火红的围巾挂在脖子上。

——关根悠乃。

我们的女刑警。

有一点有必要交代清楚。

在整个警视厅里认识悠乃的只有两个人。

警视总监畑野直亘和她的哥哥永田大三。

这是绝密的。为此警视厅每年要支付二千万日元的机密费。悠乃的一切费用皆出于此。

悠乃没有身份证当然更不用说警徽了。

她所具有的是：年轻、貌美、毫无畏惧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此时她正驱车沿着暮霭中的东京湾风驰电掣而去……

“你想知道这个驾驶员的身份？”

一个年轻的警察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悠乃说：

“那么到底你和这个驾驶员是什么关系？”

“——”

“你目睹这起车祸了吗？”

“不，没有。”

“那为什么？”

“……”

“要不然就是因为你的车撞了它？”

“哪儿的事？”

大井警察署交通处——

空旷的办公大厅里，几乎每个角落的人都向悠乃投来好奇的目光。警察署前停放着一辆橙黄色的“马西拉迪·吉布利”。①

悠乃并没有摘下太阳镜。她的最新潮流的紧身连衫裤、金手镯，装有超微型录音机的黑手表、红围巾、嵌有照像机的戒指……怎么看怎么象一个散漫的女学生或一个无名演员。

“你别不吭声啊……究竟为什么要打听事故的事？”

“我还以为是我的男朋友……”

“那个开车的青年？”

“嗯。”

① 一种赛车。即前面提到的悠乃的赛车。

“那么同车的女人你也认识啰？”

警察的目光由好奇变成了某种期待。

（这下可为难了……）

对于悠乃来说亮明自己的身份是绝对不允许的。虽然她知道两具尸体已被送往了医院（即使是尸体，警察署也不得不履行这道手续），但是是哪家医院——悠乃一无所知。

因为青年持有驾驶执照，所以警察肯定已对他的情况有所掌握。但由于警察对同车的女人的情况毫无知晓，所以才向悠乃打听的。绝对没错！我们的女刑警是那么好糊弄的？

“如果真是他，那同车的可能就是纪子了……”

悠乃嘟哝道。果然，

“喂，纪子？……是你朋友的名字吧？住哪儿……”

“所以嘛，我首先必须确认是不是他……如果不是，那一错百错。我想最快的办法就是你们拿出死者的驾驶执照或别的证件……”

“驾驶执照倒有。”年轻警察说着向一个上司模样的男人走了过去，并低头耳语了起来。

时间无情地流逝着。

悠乃驱车赶到出事地点时，现场还保持着原样。

虽然她也偷偷地拍下了照片，但是如果不要把这次车祸简单地看成是一次过失而看成是一起蓄意杀人的交通事故的话，就完全有必要对车身进行全面的检查。是有预谋地把油箱弄漏了？还是在制动闸上做了手脚？……关于这点，日本警察特别是交警是非常容易疏忽的。每当发生车祸，他们总是这样解释：超速、开车不集中精力、方向盘失灵……诸如此